

百老汇璀璨夜让我们重新审视音乐剧与流行文化之间的距离——

爆款与争议之间的《汉密尔顿》

■本报记者 柳青

从8月23日到27日,“百老汇璀璨夜全明星音乐会”在上海大剧院唱足六场,每一场,现场气氛的最高潮总是出现在《汉密尔顿》的选曲《我的机会》唱响时。从2015年到今天,音乐剧《汉密尔顿》在上线时、甚至在线上演唱会中,总是现象级的。

八年过去了,《汉密尔顿》褪去“百老汇救世神作”的光环,时代语境的变化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它的风评和接受度。回望首演时,它被视为披着历史剧外衣的时代童话;时过境迁,历史的阴影覆盖着没能兑现的童话,成就剧场神话的金童成了被历史征用的形象,即便林-曼努埃尔·米兰达把《汉密尔顿》的角色交给了别人,而舞台上少数族裔的狂欢仍是对胜者历史的重述。

这不是1776年的档案,这是2015年的童话

2015年2月,《汉密尔顿》的首演不在百老汇,而是在曼哈顿下城格林威治村的剧院。《汉密尔顿》的百老汇首秀要到今年八月,期间它在外百老汇卖到一票难求,在社交媒体上的热度堪比名媛詹纳·肯豆,有剧评人在文章里写:怎么谈论《汉密尔顿》都不嫌多。当时的百老汇已太久没有一部能同时点燃普通观众和行内人的作品,被质疑成为“服务于旅游观光业的生意”。1950年代以后,音乐剧里的歌舞和流行音乐市场逐渐脱节,成为两个没有交集的圈层,长达半个世纪,百老汇没有生产出能“打榜”的金曲。进入20世纪,有悲观的评论人甚至形容百老汇是“花团锦簇的苟延残喘”。纽约某大报刊登的第一篇关于《汉密尔顿》的评论,第一句话是:拉斐特街的剧院里正在发生一场音乐剧革命。作者认为,《汉密尔顿》的歌词和编导让人们看到音乐剧在形式层面不是死气沉沉“完成式”的,它仍然有改变的空间。

《汉密尔顿》之前,嘻哈说唱曾数度作为点缀被引入音乐剧,然而两者形同陌路。林-曼努埃尔·米兰达足够大胆地用说唱架起一整部音乐剧的七梁八柱,而且还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音乐剧,他把看似矛盾的元素并置在舞台上,在粗豪的歌词、精致的历史剧风貌和硬核历史档案之间不断穿梭,流动变化的风格缔造了这部作品独特的风格。

《汉密尔顿》的歌词重塑了音乐剧和流行文化之间的距离,也重塑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米兰达的剧作素材来自2004年出版的同名传记,他用鲜活的



音乐剧《汉密尔顿》剧照。音乐剧演员献唱“百老汇璀璨夜全明星音乐会”。(演出方供图) 制图:李洁

时代语言“翻译”了欠缺温度的历史档案。“我们是移民,我们创造了一切,我们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口号式的歌唱里,1776年的美国和2015年的美国重合了:在英王乔治三世看来,新大陆的移民们是粗鄙的下等人;米兰达是波多黎各裔的后代,加勒比海移民在当代美国社会遭受着顽固的歧视。汉密尔顿在剧中反复唱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舞台黑色、棕色、黄色皮肤的演员们穿着精致的古装,组成一道cosplay的风景线,他们在历史剧的化妆舞会里歌唱美国的当代之声。美国少数族裔演员们扮演着被印在美钞票上的历史人物,这构成了戏剧化的类比和隐喻——汉密尔顿和华盛顿颠覆了英国贵族的秩序,米兰达和他的同伴们改写着音乐剧舞台上的秩序,并希望这种挑战能延伸到剧院的围墙外。

“我年轻,邈邈,饥渴,但我不会错过我的机会。”贯穿于全剧的这句歌词表达着赤子天真的野心,1776年的往事照亮2015年的童话,台上台下、台前幕后的人们都愿意相信,年轻的局外人能改变现实、创造未来,人们走出剧院的时候愿意相信,一种新的、更好的秩序不仅是可能的,并且近在眼前。

它改变了舞台修辞,却无法改变历史书写的逻辑

真实的汉密尔顿出生在加勒比的内维斯岛,自幼父母双亡,12岁时,他显露不同寻常的写作能力,此后,“笔杆子”改变了他的命运。“书写”首先是个人能力,继而变成掌控话语的权力。米兰达在写作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细节,《汉密尔顿》真正呈现的并不是一个历史人物的人生戏剧,而是他怎样利用写作的天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神话,他握住了话语权,个体与国家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成型。

说唱是从街头生长的语言,它从泥泞的底层中来,嘲笑克己复礼的“上流装饰”,它是对权力话语逻辑的反抗,本该是另一种历史想象的逻辑。而在《汉密尔顿》里,草莽风流的说唱完成对“档案”的复述,历史在舞台上显露出了它强大的惯性,这是对过往“书写赋权”的巩固,而不是撕开一道新的裂缝。2020年,纽约某大报的专栏编辑们在《汉密尔顿》全剧上线时展开了一场激烈讨论,他们认为:当社会语境要求反思既有的历史逻辑时,《汉密尔顿》变成了一个过分安全以至显得保守的作品,它回避

了那段历史所背负的原罪——它只能提供新的舞台修辞,却不能给出新的历史想象。并且,当年的童话成为未能兑现的诺言,族裔和阶层的落差成为一道赤裸的伤疤,一群少数族裔的演员演出一段白人以胜者立场书写的逻辑,这其中的语义是暧昧、甚至是尴尬的。

扮演“汉密尔顿”这个角色,让米兰达在美国戏剧界一飞冲天,但这个角色征用了他,一个带着加勒比海血统的青年,成了汉密尔顿在这个时代的魂器。这让很多加勒比地区的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在感情上无法接受。汉密尔顿创造的美国金融系统是加勒比地区遭受剥削的根源之一,他是带来苦难的白人压迫者之一,历史的陈年创伤仍在作痛,加勒比的后代却成了压迫者的代言人,这何尝不是荒唐的。所以不奇怪,2019年米兰达衣锦还乡,带着《汉密尔顿》到波多黎各巡演时,遭遇前所未有的争议和质疑。

在这个意义上,一部全白人版的《汉密尔顿》或许才是必要的,比起舞台表意的反叛,这个题材更大的挑战在于能否向此时此刻的现实敞开心扉:胜者的后代是否有勇气再现历史的现场,忏悔他们先祖的孽债?

上海绣球花小合唱团推出暑期音乐夏令营

孩子们学会的不仅仅是唱歌本身

■本报记者 姜方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排练厅内,传来孩子们的合唱声。来自意大利国宝级童声合唱团——安东尼娅诺小合唱团(简称安团)的指挥塞布丽娜·西蒙尼(Sabrina Simoni),用丰富的肢体语言和生动的表情,引领和调动安团的“姐妹团”——上海绣球花小合唱团的30个孩子,进行一场音乐世界的探索之旅。为期一周的暑期音乐夏令营,让成员不仅学会了演唱技巧,也收获了有益于他们成长之路的养分。

为中国孩子找到更适合他们合唱的歌曲

上海绣球花小合唱团成立于2019年,缘起要从经常来沪进行友好演出、受到不同年龄段乐迷热烈欢迎的安团说起。作为意大利最负盛名的儿童合唱团,安团是历届意大利金布歌赛的御用演唱团。2010年,凭借一首仿天籁的《请不要担心》,更是在全球走红,其清新自然的合唱风格也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绣球花小合唱团受到安团启发和感染而生,成为其授权的中国“姐妹团”,并邀请安团现任指挥担任艺术顾问。

绣球花小合唱团演唱的大多数歌曲,都是安团在金布歌赛上所唱歌曲的中文版,但又不止步于“汉化”意大利歌曲,而是希望通过学习和摸索,为中国孩子找到更适合他们合唱的歌曲,从而反哺中国自己的原创儿童歌曲。为视障孩子创作的《那颗星星是我呀》是这支合唱团的第二首原创歌曲。在今年年初,这首歌曲的MV于多个平台上获得了近两亿播放量和上万条暖心评论。有网友留言:“孩子们纯粹简单的童声合唱,形象地将‘散作满河星’在舞台上变成了现实——每个爱唱歌的小朋友,都是一颗小小的星。”今年五月,上海绣球花小合唱团的团员和六名来自上海市盲童学校的视障孩子并登上央视《经典咏流传·正青春》的舞台,再度唱响这首温暖、有爱的歌曲。来自各方的好评如潮水般涌

来,也激励绣球花小合唱团去寻找更多的专业创作者,为中国的孩子写下更多美好动听的儿童歌曲。

“绣球花小合唱团成员来自世界各地,我们希望给孩子搭建包容、开放的舞台,让他们沉浸在美好的音乐氛围中,放松下来去享受歌唱。”艺术总监梁晓霞说。中意两支儿童合唱团在今年迎来了密切的线下交流。今年7月,上海绣球花小合唱团的部分成员,前往安团本部所在地——意大利博洛尼亚进行游学访问。礼尚往来,西蒙尼也应飞抵上海,通过为期一周的暑期夏令营,为上海绣球花小合唱团的全体成员现场教学。

搭建包容开放的舞台,唱出真我

“活泼、热情,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并且有强烈投入音乐世界中的意愿。”这是西蒙尼对绣球花小合唱团成员的印象。在上海的这段日子,她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经由音符的桥梁激荡出爱的能量,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期待下一年的夏

令营了。

《感谢你》《五指各不同》《一千颗草莓》《恐龙》……排练厅内,孩子们摇摆着身体,在流动的音符中尽情表达自我,美好旋律随着指挥的金色发丝起舞。记者观察到,西蒙尼指挥时的动作幅度很大。“这是因为孩子们演唱的歌曲都极富旋律性和节奏感,有时不仅需要很大的音量,还需要释放极大的能量,我的动作和表情,会更好地激励他们绽放自己、投入音乐。”

“每个孩子性格都很不一样,有害羞内敛的,也有外向奔放的,我的工作就是让所有人在恰当的位置上表达自我,相互之间也能互补融合。”在西蒙尼看来,孩子们参加合唱团的排练,学会的不仅仅是唱歌本身。“一支小小的合唱团就像一个小小社会,需要调动你的五官和情感与身边人达成和谐。”她强调,合唱团让每个成员都拥有了“角色感”——“每个人都会知晓,‘我的贡献是很重要的’,如果缺少了一个声音,合唱团的整体平衡都会被打破。”除此之外,在合唱时所需要集中的



意大利指挥塞布丽娜·西蒙尼引领和调动上海绣球花小合唱团的孩子们进行音乐世界的探索之旅。(上海绣球花小合唱团供图)

注意力、对指挥的尊重等等,都能给孩子们的成长带来很多帮助。

夏令营期间,绣球花小合唱团的95后指挥陈若雨和西蒙尼共同就曲目进行了更贴合孩子们的精细编排。“西蒙尼在引导孩子特别是领唱时,会跟他们有密切的眼神交流,从而使他们更专注地投入音乐。”这让陈若雨感触良多。

在这一周,满载而归的不仅是指挥,还有绣球花小合唱团的孩子们。成玥宁的妈妈在汇报演出当天留下了热泪。“原先女儿特别害羞,这次她勇敢地请缨当领唱,不仅把意大利语歌词全部背下来,而且在演唱时,看得出她特别享受音乐,表情也丰富了很多。在那么多大人面前自信地歌唱,我们家‘小不点’长大了。”

像成玥宁这样,在绣球花小合唱团的音乐世界里,孩子们正成长为一个可以唱出优美旋律、治愈别人的小小歌者。“其实,就像我们的团名绣球花一样,远看花团锦簇,近看每朵自有个性。孩子们聚在一起时,小小的身躯在爱的滋养下孕育出无穷的能量。”梁晓霞说。



程永新首部长篇《穿旗袍的姨妈》首版于2007年,近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新版。

■本报记者 许畅

自1982年走进上海《收获》杂志,他作为“编辑家”的身份在文学界家喻户晓,他的名字和一群有影响力的小作家一起,交织成当代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拼图——

他就是《收获》主编程永新,经手发表了余华《活着》、苏童《妻妾成群》、王朔《顽主》、贾平凹《高老庄》等作品。昨天在上海图书馆的分享会上,程永新以“作家”身份携首部长篇《穿旗袍的姨妈》最新修订版亮相,这部融入他青春成长长期经历的小说,迎来作家同行苏童、毕飞宇、李洱、王尧的“检阅”。

“姨妈”有原型,但小说不是简单的自传

前不久的综艺节目《我在岛屿读书》中,程永新坦言“这本书无疑带着我的童年记忆,同时也反映了底层生活中的文化背景,这个人值得被写下来”。那就是《穿旗袍的姨妈》里的姨妈。

小说首版于2007年,近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新版。书中的男孩骆驼没有父亲,和母亲、两个姐姐寄居在偏僻古怪的二姨妈篱下,从小习惯蜷缩于自己的小天地,“恰似一个飞行员蜷缩于机舱内浮游在大千世界浩瀚天空”。少时遭际里,动物般的男孩、水果般的女孩,在偶然的交汇碰撞后,依旧要踏上各自的孤独旅程,也注定要背叛二姨妈的厚爱。

回忆、沉思与梦境交织,《穿旗袍的姨妈》中,程永新用青春的欢悦残酷,写一个时代的苦涩与疯狂。“我妈有五个兄弟姐妹,几个姨妈性格完全不同,小说里集中写了一个,她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穿着旗袍逛旧货店。”程永新追忆,当初写《穿旗袍的姨妈》时,在成长小说的外壳下,主要思考的是与上一辈人的关系,以及人的故乡原乡究竟在哪里。“我不想把《穿旗袍的姨妈》变成一本简单的自传,还是希望通过淡淡的忧伤、情绪的流动,把一些年代的独特东西记录下来。”

小说结尾,骆驼坐火车回上海,路过父亲的故乡,“我们所说的故乡,在他的字典里只是‘路过’。这个‘路过’背后的悲怆辛酸,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民族史的一部分。”

继《穿旗袍的姨妈》《气味》后,程永新透露,三部曲正在路上,去年已写了几万字,但又忍不住想推翻重来。“余华给我推荐了哈维尔·马利亚斯《如此苍白的心》,看了非常震撼,颠覆了我对当下叙事的想法。”他郑重希望“能尽可能准确地概括这个时代”。

“父亲”的缺席,让张力的处理更显力度

好的编辑是发现优秀文字“的心灵捕手”,数十年来潮起潮落的文学现场,程永新在前沿听浪观涛。“替他人提上衣的人”,这是作家孙甘露给程永新的比喻;用苏童的话说,程永新是“我和余华成长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伯乐”。活动现场,毕飞宇笑言,比起作家们“普遍的自我迷恋”,程永新的“自我”隐到幕后,更多是在敏锐捕捉“别人的好”,“散发着人性的光芒”。但不管时间的多和少,一个小说家的能力与才华,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阻挡的。”

余华盛赞此书为“一部简洁而博大的长篇之作”;评论家程德培说:“十几年了,我几度重读,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每次都引起我对‘如何叙述上海’这一命题的思考。身世之谜、成长之感无疑是小说写不尽的主题。”

在李洱看来,男孩的名字骆驼很有意思,“骆驼是以被沙漠淹没的方式通过沙漠。小说讲述男孩如何在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后期这一历史时段,带着巨大的胃囊,穿过其中,逐渐成长。”小说中父亲的缺失,使得男孩的成长失去了具体直接的反抗对象,失去了伦理意义上的反抗对象,只能将反抗绵软无力地作用于几位女性身上,时刻有一种失败感。“至少在我看来,目前为止很多小说没人敢这样去处理人物关系。这个反抗对象的缺失,使得小说张力的力度更强了。”

苏童直言,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书写。“青春像一只脱下来的被遗忘的袜子”,成为一个中年人,再回望袜子的酸臭味,“其实更多是记忆的香味。那些青春构成了生活中饱满多汁的一部分。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不懂什么是青春,回望时才发现曾有过这样的青春”。

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又一轮热演 在笑声中触摸城市肌理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从弄堂见闻聊到进博会,从改革开放的上海巨变聊到普通人家的衣食住行,常演不衰的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好比一本关于上海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昨晚,《石库门的笑声》在中国大戏院开启新一轮欢乐上演。而这个已演满近140场的口碑之作将于下个月在首演地兰心大戏院迎来五岁生日。毛猛达与沈荣海两位主创在底蕴深厚的海派文化中不断耕耘,持续从生活里“做馒头”,不仅提高了独脚戏这门地方曲艺在演出市场的音量,也在笑声中将城市神韵传递给更多人。

2018年9月24日,毛猛达依旧对这个日子记忆犹新。五年前的九月,由他和沈荣海领衔的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在兰心大戏院首演,彼时人们鲜能看到独脚戏专场演出的身影,二人虽有些担心也想探个究竟——观众还在不在?五年过去,答案也水落石出,观众依旧在,甚至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

回想五年前,毛沈二人都对票房有些忐忑,没想到短短三天就售出七成。这一次,纪念演出的出票情况依旧良好,毛猛达注意到,其中既有老观众“N刷”,也有新观众慕名而来,“最近几场演出,台下年轻人明显变多了,他们笑声的声调更高”。这两个月,毛猛达也直播,“我和网友们聊天,聊上海的文化,聊上海人的腔调”。毛猛达不作预告,有空就播。“我不是才艺主播,是大家的朋友。”在直播间,毛猛达有自己的坚持,碰上网友叫他唱一段,毛猛达有时婉拒,“还是希望网友能走进剧场,看作为演员的我,感受独脚戏的现场魅力”。

“能够热演五年,可以说《石库门的笑声》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吴孝明对记者表示。在他看来,《石库门的笑声》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触摸到了上海市民的生活肌理,而影响力日益提升的海派文化也加持了作品。“一座城市的方言永远需要有人去保护和传承,独脚戏从老百姓鲜活的日常生活中走来,也应当继续用笑声回馈老百姓。”为了提高传统曲艺的音量,《石库门的笑声》几乎每场演出都会邀请名家捧场,沪剧表演艺术家茅善玉、孙徐春,“梅花奖”演员黎安、沈映丽等都登上过这方舞台。

每场《石库门的笑声》里,毛猛达与沈荣海都会融入结合当下时事热点的新包袱,话题可谓包罗万象。“老滑稽”持续输出新内容,总是能让观众带着满足的心情走出剧场。当被问及常演常新的秘诀,毛猛达坦言旺盛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是独脚戏创作的灵魂。“虽然我们两个人的年纪加起来快140岁了,但依旧喜欢与各式各样的人接触,在纷繁的世界里寻找喜剧的因素”。